

编者按

4月18日，是国际古迹遗址日。就在今年3月14日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了首批20处黄河水利遗产名录，其中，戴村坝、高村险工、泺口险工、南坦险工、打渔张灌区引黄闸、石洼分洪闸、泺口水文站、黄河东银铁路银山车站旧址（黄河东银铁路文化展馆）等8处位于山东境内。它们是历史遗迹也是精神财富，犹如分布在黄河水系沿线之上的一道道雄关锁钥，时刻拱卫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这些水利遗产，具有显著的历史、科技、生态、文化及社会价值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为了从黄河水利遗产中探寻文化脉络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联合山东黄河河务局推出“长河雄关”——聚焦黄河水利遗产特别报道，全方位呈现那些令人难忘的黄河记忆，并以此向为人民福祉而不断奋斗的水利人致敬。

高村险工，黄河“豆腐腰”畔的钢铁脊梁

不同时代的人，总能从黄河中窥见自己不同的倒影。

黄河岸边，孔子曾经借奔涌的水势隐喻自己的命运，发出“美哉水，洋洋乎”的赞叹；而在王安石看来，黄河又是“吹沙走浪几千里，转侧屋间无处求”的腹心之患。站在自身的视角上下瞻顾，黄河作为中华文明发祥的巨大母体，兼容着让人崇拜又敬畏的多元角色。

沿着史籍追溯，黄河其实是一条同时并存着濡养和威压、文明和野性、温良和暴躁的河流。“黄河清，圣人出”，河清海晏向来都是盛世的象征。

实际上，几乎每一座与黄河有关的水利工程，都是智慧与胆识、科技与认知的凝聚。山东东明的高村险工，即是如此。

记者 李康宁 冯沛然
通讯员 李永波 张钰 报道

“豆腐腰”畔的锁钥

高村，历来有“一脚跨两地、鸡鸣闻三省”之说。黄河由此入鲁，在鲁西南的平原上拓开一条宽阔的河道。四月中旬，河堤上的柳荫花树正当繁盛，伴着黄河中浩浩汤汤的春水在风中飘摇招展。

由于地势关系的原因，黄河素有“铜头铁尾豆腐腰”的说法。尤其是河南、山东境内的宽河道，因为滩地高，堤根洼，决口外溢的危险最大。而黄河高村段亦是如此，在这里游荡型河道紧急收束，形成了上宽下窄的“漏斗状”。由缓变急的河水，加大了冲刷两岸的力度，也加剧了此处防洪的难度。

眼前的高村险工，由建筑在黄河大堤上的一系列丁坝、垛、护岸构成，总长度约为2689米，共有41段坝岸。长短不一的坝垛探入水流中，起到调整河水溜向，加固水堤防护的作用。坝垛主体宽阔厚重，整齐地储备着应急抢险的石块，护岸斜坡上植草，根部紧紧地将土石抓握在一起，让整个险工工程仿佛一座防护洪水的“水上长城”。

高村险工的诞生，源于两岸百姓的民间自发性建造。1855年6月，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，河水冲入山东最终汇入渤海。但是，当时的清政府无力治理黄河水患。从1855年到1911年，黄河在50多年的时间就有38个年份发生决溢，黄患之烈为历代所罕见。

1880年9月，黄河高村段堤坝决口。洪水肆虐，殃及东明、菏泽、郓城、巨野、嘉祥、济宁等地。据记载，当时高村决口处口长200多丈，积水深5尺至1丈5，当地村民人畜财产伤损惨重。直隶总督李



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。(东明黄河河务局供图)

鸿章责令大名道台刘盛藻和地方官员亲赴决口指挥抢险，高村村民也全力投入抢险堵口战斗。历时30多天，耗费白银15万两，终于使决口合龙。

1881年秋天，深受水患之害的东明、高村等地百姓开始募集钱物，建设高村险工工程。最早期的工程是枯埽坝，这种坝体虽然成本较低，但是强度明显有差距，素有“一年做、两年修、三年就得出窟窿”的说法。这导致1884年高村又一次迎来了洪水之灾。如何让这道黄河“豆腐腰”上的锁钥更牢固，成了当地人牵肠挂肚的难题。

民国年间，中原大地战事频仍，黄河水患依然难以平息。国民政府虽然组建了所谓的“黄河水利委员会”，但治黄的策略和效果并没有质的改变。

鲜血浇筑的钢铁脊梁

真正为天下生民百姓排除隐患，锁住“黄龙”的起点，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“人民治理黄河”开始。1946年，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菏泽成立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终于彻底扭转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，创造了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奇迹。而在1948年发生在高村的一次抢险，就是展现“人民治黄”精神伟力的一曲壮歌。

1948年6月，洪水暴涨，黄河东明段水情凶险，埽跑坝垮，大堤溃在旦夕。当时国民党河防官员逃散，东明县民主政府动员45000名民工紧急抢护，暂时控制了险情。7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豫东、襄樊等战役中告捷。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队为切断华北与华东间的交通，阻止我军南进，乘抢险之危大举进攻高村险工区，派飞机狂轰滥炸，炸死、炸伤、杀害抢险员工150余人，抢占工区，烧毁料场，驱散民工，迫使抢险停工。

灾情和敌情同时压在了东明军民面前。一旦国民党军队放任决口，鲁苏豫皖及冀南一代的千百万



1948年高村抢险资料图。(东明黄河河务局供图)

人民，将面临类似1938年炸毁黄河花园口一样的“没顶之灾”。局面已经危如累卵，举世瞩目。

危难之时，中共中央发言人及解放区救济总会发出紧急呼吁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，军民一心，反蒋抗洪，义无反顾，向死而生！

首先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主动进攻，驱走占领高村险工的蒋军，并留下边区基干旅对险工进行守卫警戒。冀鲁豫行政公署调剂东明、长垣、菏泽等12县的人力物力，会同冀鲁豫黄委会的力量全力投入排险抢护。数万工人和十多万负责运料的农民主志成城，不顾飞机火炮的轮番轰炸，连续拼搏73个昼夜，先后修筑埽坝47道，保住了黄河下游几省人民的安全，也为解放战争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条件。

在本次高村抢险中，共产党员身先士卒，在黄河治河历史中，定格下无畏无惧、奋勇前行的身影。

时任黄河第一修防处主任的韩培诚，正在范县参加整党运动，组织上通知其去高村指挥抢险，韩培诚二话不说赶到前线，全身心投入到前线的战斗中去。一次，一艘抢险船只在第14坝前工作时遭到了敌机轰炸，正在作业的职工纷纷躲避。这时，韩培诚忽然发现，由于轰炸，那只作业大船只剩一根蒲梗绳系着，被急流冲得来回旋转晃动，而岸上系船的那根木桩已经被拉力拔出好高。一旦

船只被冲走，船上的抢险材料丢了可惜，重新再补上缺漏更是难上加难。此时，韩培诚心急如焚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，冒着生命危险奔到坝头抓住系绳，看准时机先把绳改拴到另一根牢固的桩上，接着又跳到大船上加了两根系绳，从而保住了这只大船。

曾是韩培诚警卫员的张绍林也参与了这次抢险，负责备案物料的卸船转运，日夜工作经常顾不上睡觉。有一次他困得实在撑不住，竟在柳料树枝上睡着了，该处河滩发生坍塌，差一点掉入洪水中。

1992年，一座通体白色的“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”在高村险工附近落成。碑体正面的九个大字，是由曾经亲身参与此次抢险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原主任袁隆题写的。从这座纪念碑承载的历史来看，历经风雨仍屹然而立的高村险工，不愧为“人民治黄”的精神载体，是用鲜血浇筑的钢铁脊梁。而今，以纪念碑为主体的黄河历史文化苑，也成了当地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

“黄河捧土尚可塞”，这是李白的一句诗。显然，在这里诗仙是利用了浪漫主义的修辞手法。而治理黄河，显然不是“捧土”就能解决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东明黄河河务部门为了黄河安澜，对险工进行了整修和加固。至1954年，各枯埽坝基本上实现了土石改造。而后多年岁月中，高村险工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加高培厚。2005年完成标准化堤防建设后，防汛能力大大增强。目前，高村险工以抵御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为设计防洪标准，为沿岸人民筑起了护堤岸、保民生的安澜防线。高村险工还修建了引黄闸，用于引黄河水保障农业灌溉及人民生活生产用水，真正把曾经喜怒无常的黄河建成了“幸福河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今天的高村险工有了更多的科技助力与赋能。通过远程会商、视频监控、无人机“三个全覆盖”的应用，开启了“天空地河”全天候、立体化巡查防守及远程会商、调度新模式，实时监测防洪工程安全状况和根石走向。数字孪生黄河防洪“四预”措施，实现了重点防洪区域的“预报、预警、预演、预案”四项功能，通过对水利要素的耦合算法和大洪水预演试验，提升了对水灾害的预警预报能力，为防洪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持。

然而，真正主导治黄工程的，还是具备责任感的人。东明黄河河务局高村管理段段长高家全，已经在险工沿线巡守了整整十年。

由于常年风吹日晒，他的肤色呈现出黄河滩涂一样的深色。平时早上六点到岗，晚上五点半下班，是他们工作的常态。而负责接听防洪值班电话的同事，则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守在电话旁。

高家全至今仍然记得2021年的夏秋之交。母亲患上了重病需要人照顾，但当时赶上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秋汛洪水，他跟同事们下定决心，在险工旁边的大坝上扎起了帐篷，一住就是两个月，等到险情彻底排除，才有时间回家探望一下。谈到此处，他说：“古人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在我们黄河人看来，不算啥新鲜事。”

对于高村险工的41段坝岸，高家全熟悉得就像自己的掌纹。每天看看大溜在哪，基本就能对水情知道个大概。他说：“听黄河水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黄河是有生命的，跟我的心也连在了一块儿。”

凌汛已过，汛期没来，高家全带着同事们种了7000棵树。他指着险工下方临近河面的一些柳树说，那不是人工栽种的，而是防洪的“柳石枕”中用于捆石头的柳枝自己长出来的。这些“无心插柳”形成的树，正在和他一样，成为钉在此地的黄河卫兵。

